

一天,一位香港姓陈的摄影家得知我是武陵源的开发,向我索取一些相关资料。临别时,他突然转过脸给我出了一道考题:你是大湘西人,请问,湘西神秘的核心部位在何处?我干脆地回答:“当然是凤凰。”他摇摇头说,我已走遍整个湘西,应是泸溪的浦市。他接着讲了浦市的特色,使我心服口服,并达成共识。同时我又想起另一件事遂问他,你读过沈从文的《边城》吗?他点点头。我又问,翠翠的原型在哪里?他答:“凤凰。”我说,如此看来,你对浦市还不完全了解。他马上反问,难道在浦市不成,你有什么依据?于是我给他讲述了一段传奇故事。

1982年,我在文化局从事专业文学创作。5月中旬某天,省文联作家宋梧刚来到慈利,找到我的领导,说他要到大湘西采风,为期半个月,要我陪同。经领导同意后,征求我个人意见。神秘的湘西特别是边城,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,我便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。

在出发前,宋老兄讲了他的安排,先到永顺、保靖、龙山,然后去沅陵、辰溪、泸溪、麻阳,最后到边城花垣、凤凰收尾。

人生的机遇往往出人意料。我们在慈利上火车,一进车厢,竟然遇到了在湘西工作的诗人夏天,他是长沙人,回家探亲返回工作岗位。老朋友久别重逢,自然高兴,他第一句话便向我们透露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,说沈从文携夫人张兆和从北京回到老家凤凰。这个消息顿时使我心中一热。沈从文是我在中学时就崇拜的作家,他的《边城》几乎成了我的日常读物,书中的翠翠便是我最喜爱的人物。宋老兄激动得击掌惊叹“天意,天意”。他当即改变行程计划,决定先拜访沈老。

吃罢午饭,我们一行5人前往目的地。黄永玉家住城郊的沅江右岸,是一栋老式的木房,屋周围砌了一道砖石院墙。坐落在一棵古老的树林子里,阳光初染,河雾刚退。林中山花野草散发出一种诱人的清香,大树上筑满了鸟巢,小鸟们似懂主人之意,唱出优美的迎客歌儿。好一处山清水秀、鸟语花香的风水宝地。

我们按照主人门上文字的提示,敲开门后,接见我们的是大画家黄永玉,他头戴一顶灰色的工人帽,叼一根大烟斗,正冒着袅袅青烟。他问明情况后,向我们约法三章说,“见沈老可以,为保护他老人家的身体起见,谈话不超过一个小时,否则我就下逐客令。”不过他说话时,态度异常和蔼,脸上略带微笑。

黄画家将我们一行引荐给沈老。初夏的沅江,空气格外新鲜宜人。沈老坐在禾场上喝茶,满头稀疏的白发,戴上一副高度近视眼镜,全无大作家的架子。听说我们是同行,便热情地和我们交谈,当他得知宋梧刚曾在湘西工作时,两人竟忘情地谈起湘西的人和事。沈老极为投入地讲述了创作《边城》的情况,他声音轻柔,大概怕我们听不清,总是把头偏向宋梧刚面前,一字一顿地说。

小说中的主要人物“翠翠”确有原型。他认识翠翠也是缘分所至。

沈老呷了一口茶,用他的小手绢揩揩额头的汗继续往下说。那是民国六年,大约六七月间,他刚入伍不久,一天,乘船来到泸溪浦市古镇,当晚住宿在船上。沈从文想进城逛逛,借口船上住不下,向班长赵开明建议,借民房住宿几晚,未获批准。他们就从当地船上借些稻草在河堤柳



□柯云

丛下进行露宿,一住就是5天。一天,他和赵开明在城南的一条小街上走动,走着走着,一家名叫“富开兴”的绒线店铺,吸住了他俩的眼球,店中一位长相娇美的女孩进入视线。经问,那个女孩名叫翠翠,芳年16岁。正处在青春期的赵开明,对翠翠一见钟情,附在沈从文耳边轻声说,这女孩简直美得像一朵花儿。为了进一步与翠翠套近乎,赵开明向沈从文借了两块铜板,找翠翠买了几根系草鞋的带子和棉绒。5天时间内,他和沈从文去了三次,每次都被翠翠那清纯的美姿所吸引。赵开明果然因翠翠漂亮可爱而动了真情,向沈从文发誓:“若是哪一天我做了军官,一定娶翠翠为妻。”

讲到这里,沈老见我们在笔记本上写个不停,做了一个手势说,你们不要记录,我只是随便聊聊。

沈老说,他正式写作是进入北京之后的民国十三年,动手写《边城》是民国二十二年金秋季节。他和恋人张兆和结婚之后,住在北京西城达子营的一栋寓所里。新婚给他带来无限激情,开始酝酿中篇小说《边城》,由于他写的全是自己经历过的事,特别是对翠翠了如指掌,写起来得心应手,如乘春风。谁知刚写完第二部书时,忽然接到一封告急的家书,“烽火连三月,家书抵万金。”正是军阀混战时期,家书珍贵,他急忙打开一看,原是母亲病危。沈从文是有名的孝子,因为自己闯荡江湖多年而未在母亲身边尽孝,心中愧疚,泪水盈眶,决定南下返家,于次年元月7日,乘火车到达常德下车。

常德是历史有名的湘西门户,也是他较熟悉的地方。一别18年,所见所闻,与此前截然不同了,似有一点进步的气氛,也闻到了一丝丝新生活的氣息。因为等船,只好在城南一家旅馆暂住下来,第二天他去码头打听船情时,偶然遇上一个与翠翠年龄和长相极似的漂亮女孩,经问这女孩的名字末也带有一个翠字,名叫王春翠,是船老板的女儿,经打听也是浦市人。暗说:浦市出美女!于是他就

乘了这条船溯沅水而上,在船上他对春翠有了深层次的了解。在沅水整整行了7天,才到达泸溪浦市。

也许同为翠翠的缘故,他在泸溪等船时,又来到当年的那条街上,寻找那个翠翠的绒线铺。来到店前,正疑惑之时,恰好有人进店买货。沈从文就随着那人进入店内,一个酷像翠翠的女孩向他们打招呼,这不就是翠翠吗?沈从文差点叫出声来。女孩给那个顾客发了货,问沈从文,“你想买点什么?”沈从文不买东西,见女孩一脸真诚,只好说买几两棉绒。女孩客气地给他搬来椅子请坐,当女孩伸手去取货时,柜旁边火盆上的茶壶发出水沸吡吡的声音。房内一个男人有气无力地叫道:“小翠,壶内水开了,你怎么未发现。”并随声出来。沈从文一眼认出,他不是赵开明吗?这时赵开明才认清眼前的小伙子就是他挂念中的战友沈从文。原来赵开明入赘黄家,与翠翠结婚后,不珍惜幸福家庭,整天赌博吸毒,负债累累,家中一贫如洗,身体也瘦如干柴,不到30岁,成了一个枯老头,可怜翠翠不堪重负,几年前就因病无钱治疗死去,留下赵开明与小翠相依为命。沈从文望着赵开明那副狼狽相,又可怜又可恨,将身上本来不多的盘缠钱给了他一些,劝他戒烟戒烟。又望着发辫扎着一绺白绒的小翠,心中一阵阵绞痛,双眉紧锁,连叹两声长气:真是红颜女子命薄啊!

略停一会,沈老岔开话题,望了我们一眼问:“你们去过浦市吗?”我们同时摇头。他很自豪地告诉我们,那可是一个好地方,如果说湘西是个聚宝箱,浦市就是宝中之王,也是个产翠翠的地方。什么叫流连忘返啊,你去那里就会体会到了。他笑了,笑得很坦然。

沈从文很健谈,全然忘了只谈一个小时的约限。我们起身告别时,黄永玉指着手表对我们说,你们已是超时两个半小时了。我们只好与沈老依依惜别。

讲到这里,陈摄影家如获至宝地对我说,这件事,我闻所未闻,决定明天重赴浦市,寻找翠翠的足迹。

阳泉市文联通知我时,我以为只是《流浪地球》的研讨会,到达后才知道是市委的文艺座谈会。

在会场门外,见到刘慈欣。他的气质跟周围环境是迥异的,真有些像外星人抵达地球。我在想为什么?他的身材一直保持匀称,偏瘦,可能是因为长期的脑力劳动,还有每天坚持长跑,在他那个年龄段里非常不主流。他总是略低着头,目光看向左下方,并不顾盼四周,这使得他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察言观色,把环境的干扰挡在外面。就像他的小说中曾写到的,这是那种有自己的爱好专长,能沉浸在一个小世界的人才有的神情,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对外界的依附。在同人交谈时,也未遵循美式讲演或谈话的技巧,目光并不直视对方,低着头,倾听的姿势,似乎一直在思考,因为你的问话他都会认真回答。

几次开会都没见他拿过发言稿,但发言时却观点深刻,语言流畅。我想这其实是认知全面、思路清晰的结果。这次也是,言简意赅,观点令人一振。

那时《流浪地球》票房马上就要过40亿,会场严肃的气氛下流动着一股兴奋。刘慈欣肯定是大会的主发言者,但他发言不长。他说没做太多准备,但我觉得他可能还多想留些时间给后面的发言者,因为这次他又一次提到,上次北京研讨会没轮到我们的发言。

座谈会召开的这天是元宵节。会前交谈,刘慈欣说他昨天晚上12点才从北京回来。高铁站离阳泉市区很远,开车一个多小时。正好下了小雪,高速路封了,只能从普通路走。他说有一个坡怎么也上不去,好多车都上不去,堵了很长时间,人们下车一辆辆往上推,推也上不去。最后是慢慢压开了一条路,拐拐蹭蹭才上了那个坡,回到家都12点了。我坐在他身边,看他有些疲惫,手上有印迹,还纳闷,后来想应该是昨晚推车留下的。

而我知道,前天他还在太原,跟《疯狂的外星人》的导演宁浩一起举行观影答谢会,据说跑了八家影院。我问他从太原回来又去的北京吗?他说前天连夜从太原去到北京,昨晚又赶回来参加今天的会。今晚还必须再去趟北京,因为《流浪地球》剧组有个高层的见面会。

因为我也要回程,所以搭刘慈欣的车一起去车站。进入高速口的时候,迎面看到了正月十五的超级月亮。“比平时的大14%呢!”慈欣的口吻很认真。上了高速路,几乎没有车,夜色渐浓,两面夹道的土山黑黢黢的,“月亮呢?”他问。此时月亮已经在我们的右边了。前方超车道上出现了一辆车,但走得很慢。慈欣在要超车时慢了下来,我说在行车道也可以超的。慈欣说,它在超车道,却走得很慢,会不会有什么问题?他那认真探究的语气像是在破解一道难题……前方的车突然横在了路面上,车门打开,下来几个持枪(或棍棒)的蒙面人……我脑子里已经开始这样的想象。心中没害怕,反而有些隐隐的期待。超过那辆车时特地看了一眼,想要看见一位女司机,或者一个外星人,可什么也看不见。

上元之夜,跟刘慈欣一起走在外太空一样的高速公路上,圆圆满满的超级月亮散发着清光,确实有些科幻。这在平常生活中也是小概率事件。而我在事后才看清它的全貌。次日我才读到了刘慈欣和卡梅隆对话的文章,才知道周一那天他在北京是为了跟卡梅隆会面。就是那位电影史上票房第一和第二即电影《阿凡达》和《泰坦尼克号》的大神级导演,那位深潜至世界最深的万米阿里亚纳海沟的探险者。我原以为他周末晚赶到北京也是跟宁浩做答谢会。而在我们那天开会的发言中,以及私下的闲聊中,刘慈欣只字未提。看他那样子,跟卡梅隆会面,和跟我这非著名作者会面没什么差别,不是什么值得挂在嘴上的事。我反观,社会上大部分人,包括我自己,肯定是会有意无意说出来的。拉别人的大旗,壮自己的声势,似乎已是我们默认且遵循的通行法则。

那个夜晚的全貌还在随着时间推移延伸着。后来从新闻里得知,他昨晚赶去北京参加的那个会,就是国家电影局举办的《流浪地球》研讨会。

刘慈欣不需要蹭热点,他就是热点,但对我们蹭热点的行为却给予了充分的支持理解。

因为要赶火车,我们不得不中途退场。原定的出发时间到了,别人提醒,刘慈欣说还是等到书记把话讲完吧。显然市委书记很重视这次座谈会,讲话稿很长,讲完一点又一点。改签车票吧不可能,这是今天最晚一班去京的火车了。又等了一会儿,他说我们必须得走了。我看看念到最后一页了,说再等等。终于等到了书记讲话结束,但部长讲话还是没等完。

急匆匆从宾馆出来,迎面上来两个粉丝,想要跟刘慈欣合影。慈欣迟疑了一下,还是答应了。粉丝手里还拿着准备签名的书,时间实在来不及了,只能留待下次。坐在刘慈欣的车上,我赶紧把这几年难遇的画面拍照留存,以备发朋友圈。到了车站,我又让别人给我俩照了合影,这可是地球级热点啊!坐下来后,慈欣忽然想起来,建议把我想要的视频录了,还有点时间。是朋友转托的,路上他说可能今天没时间录,回头他录了发过来。录的时候他特地脱了防风衣外套,走了老远把衣服放在椅子上,又折回来。他正正衣襟,开始。前两遍词不对,第三遍中间车站广播响了,录了四次才好。

阳泉北车站是高铁线上的小车站,人流不多,刘慈欣未引起围观,像普通乘客一样候车检票。车站正在扩建,因为离阳泉市区太远,要新修一条去市区的高铁线。为此在原车站前又叠加了一个车站,对这样的规划我们都不懂。穿过通道,长长的之字形坡道是露天,几来回折返才能到达上面的车站,要是下了雪一定很滑,攀爬困难。前面车站的水泥立柱像希腊神庙一样高耸着,如同科幻片的拍摄场。就是在这样的小站,刘慈欣背着他的背包往返着。通常他总是自己开车来回。这次文联的同志想要送我们去车站,为此一路上推让了好几个回合。那时正在前往慈欣家取行李,他还是决定自己开车去。那天限号,文联的同志还在坚持,慈欣说他回来还得开车,文联同志说你们接你就行,慈欣觉得那样更麻烦,不得不找更有说服力的理由:误了车的话他可以直接开车去北京;甚至还有,他得开开车,要不在市里没什么机会开车。这中间我都忍不住要劝退文联的同志了,因为他们中午吃饭时就告诉我,刘慈欣特别不愿意麻烦别人。

在车上时他说,这段时间露面太多了,以后不能这样了。我问他,成为明星不好吗?“可是你是作家呀!”他对自己的认识从来清醒冷静,有时偏于谨慎。他还说,路演时有时把他放在第一个介绍,导演放在后面,他觉得这样不合适,电影毕竟是导演和剧组的成果。“不能这样。就是《白鹿原》拍的时候,陈忠实也只不过去了一次片场。”他应该真是这么想的,从没见过他说过客套或虚委的话。在《流浪地球》电影中,刘慈欣担任了监制,实际上他在宣发阶段才进入剧组。有人说这次《流浪地球》的成功,刘慈欣的科幻迷“磁粉”们起了很大作用。刘慈欣则是觉得自己的作品改编的电影,有责任帮着宣传。小说版权在刘慈欣获“雨果奖”前已经签了,而且是买断性的,票房已跟他没有关联。

那天中午文联同志还说了一句话:我们刘老师是厚德之人,身上有仁义礼智信,对老人很孝顺,对爱人孩子都很好,厚德载物,所以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。

## 又见刘慈欣

□吴言

## 到朝阳去看山

□王兴舟

看山还是到朝阳。

朝阳是河南省林州市石板岩乡的一个小山村。朝阳村悬太行之巅,位在晋豫分界之线,身处太行大峡谷风景区之中,这里山之雄、水之秀、林之茂、花之俏,集中国山水北雄南秀于一身。人们笑谈“五岳归来不看山,朝阳回来不看岳”。虽是夸张,但也无过说。因为走遍了朝阳,就等于看完了太行,朝阳是太行山的微缩景观!

到朝阳看山,晨昏景色是各有看点的。山里的天亮得快,凌晨四点半过后天已泛亮了,我躺在床上抬眼就能看到远处的山如推拉镜头一般忽远忽近、忽大忽小、忽明忽暗、忽浓忽淡地涌到眼前,让人非常惊奇!到朝阳看山要从早晨看起,这个时候空气透光性好,你迎霞光,沐晨露,漫步山巅,远眺可领略太行山连绵不断奔腾蜿蜒的巍峨之势,鸟瞰可观赏那雄伟秀丽、粗犷旖旎的峡谷风光,欣赏太阳从那群高耸入云的山峰中间突然一跃,如钢花四溅一般迸射万道金光的胜景。

山里的太阳醒得早,困得也早。下午4点以后,太阳就开始在山峦间东躲西藏,并且不停地抖动着巨大的红绸布,玩魔术般将群山瞬间罩在下面。那一抹抹的晚霞,不断变化着各种瑰丽的颜色,涂抹在山村的屋舍上,都是温馨柔美,继续缠绵的,这时即使再冷峻的岩壁也把持不住,露出几分温柔来。夜幕坠落,寂静如水,临窗而卧,与星星对视,你会发现山里的天格外纯净疏朗,月分外的淡雅明亮。这时你静听泉水喷涌的咕咕声,微风从山上的林中吹下来,有口哨一样的尖响,细碎的树叶发出流水般的声音,来来回回,不止不息……一觉醒来,向你微笑着的还是那轮朝霞簇拥、笑脸盈盈的红日!

到朝阳看山如读书,一天能看到的只是封面,要领略精妙,是要看一年的。

春到朝阳去看山,且不说清新的空气、迷人的风情、美丽的山景,仅仅欣赏那些精灵般的花儿,就足以让你流连忘返。春天的朝阳是花的海洋。在村头井旁、沟下梁上、店肆磨坊、土岭圪梁、院墙上,各色各样缤纷多彩的花,满满当当长得遍山都是,把宁静的山村点缀得风情万种,就连村居都掩在山花丛中,真是“不知村民何所居,惟见野花染山岗!”微风吹拂,花海波浪,四处溢香,灿烂簇拥着灿烂,美丽追逐着美丽,潮水一般在山间荡漾开来,绿油油的野草铺满山路,踩上去那种酥软的感觉,让人心旷神怡。

夏季到朝阳来看山,山上欢腾的溪水、飞泻的瀑布、青绿的野草、茂密的山林、纤细的修竹,还有泉水池畔那密密匝匝的芦苇,会给你不同的感受。夏天朝阳的山里阳光变得稀疏起来,林蔽日,古藤缠绕,悬崖涌泉,山花竞放,各种珍稀植物会闪现眼前,山瀑飞落涧底,不时会有水珠溅落身上,各种小动物窜来窜去,为寂寞的山村增添了几分活泼的元素。我曾在盛夏支网床在林间,拿本闲书晃悠着看,林间密集的鸟语并不聒噪,美妙如天籁。

朝阳的山与许多名山一样,夏天也多有云雾胜景。但这里的云雾与黄山、庐山的不同,是急脾气,说来就来,真像蒸馍撒笼瞬间就云雾一片朦胧,高山和村舍像海市蜃楼一般忽隐忽现,飘忽不定。天气晴朗时,云雾绕在山间波

澜不惊,乍一看去宛如波光粼粼的巨大水面。

其实到朝阳看山最美的季节还数秋天。走进朝阳的秋天,就走进了一幅抒情浓郁的油画里。悠悠白云,一轮秋月,一树火红,满山金黄。秋天朝阳的山是诚实的,没有空头的许诺,唯有累累的硕果。除了能叫上名字的如苹果、柿子、山楂、大枣等,还有很多很多叫不上名字的山果,都能为你展示大自然无私的馈赠和人类劳动的甜美。这里山高路险,山果运出去的很少,大部分被村民们用来当作榨果汁、酿醋酒的原料。我品尝过他们制作的柿水醋、野果酒、山果酱和各种各样的果干,那滋味让人心自知而口不能道也。

冬天到朝阳去看山,如果能幸运地碰上一个大雪天,那是再惬意不过了。雪天里朝阳的山岭如奔驰的骏马,腾起满天云烟,十分壮观。山野似用统一颜料进行了渲染,茫茫的雪野让你分不清山岗和沟壑。这个时候人们会在准备充足过冬物资的石屋里,盘腿炕上,云来雾去地谈着山外



【奥地利】Ernst Haas 摄影作品

新天

澜不惊,乍一看去宛如波光粼粼的巨大水面。

其实到朝阳看山最美的季节还数秋天。走进朝阳的秋天,就走进了一幅抒情浓郁的油画里。悠悠白云,一轮秋月,一树火红,满山金黄。秋天朝阳的山是诚实的,没有空头的许诺,唯有累累的硕果。除了能叫上名字的如苹果、柿子、山楂、大枣等,还有很多很多叫不上名字的山果,都能为你展示大自然无私的馈赠和人类劳动的甜美。这里山高路险,山果运出去的很少,大部分被村民们用来当作榨果汁、酿醋酒的原料。我品尝过他们制作的柿水醋、野果酒、山果酱和各种各样的果干,那滋味让人心自知而口不能道也。

冬天到朝阳去看山,如果能幸运地碰上一个大雪天,那是再惬意不过了。雪天里朝阳的山岭如奔驰的骏马,腾起满天云烟,十分壮观。山野似用统一颜料进行了渲染,茫茫的雪野让你分不清山岗和沟壑。这个时候人们会在准备充足过冬物资的石屋里,盘腿炕上,云来雾去地谈着山外

的趣闻。雪花不时从石屋顶缝挤进来,在屋里轻扬漫舞,别有一番情致。屋内灶火正旺,他们用雪水炖着羊肉、猪肉、粉条、干豆腐,还有酸白菜。

朝阳山里的雪下大了,几个月都化不开,雪路也不滑,走起路来吱吱嘎嘎嘎响,一点也不感到寂寞和慌张。雪天里,没有冬眠的动物都会在雪野上奔波觅食:野兔四处跳跃,有点焦急,也有点轻狂;野猪时有出没,肥大的足迹常常让人探究它的归宿在何方;拖着尾巴的狼往往站在山岗上低头嚎唱;小麻雀成群地在雪野上飞落,像下围棋一样不断变换着阵场。朝阳人不打猎,连野兔都成为他们保护的动物,雪地上不时会看到供动物们充饥救急的谷子、玉米和麸糠。动物们的优雅闲逛和山里人的淳朴善良,使这里成为人与自然最伟大的合唱之地。

古人说“智者乐水,仁者乐山”,人生有四季,各季心境异。如果真想真心把自己与山融合到一起,你就要舍得耗费你一生的心智与山亲近和沟通……

